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对话刚刚登顶成功的泰安人范波 珠峰是我登的最后一座雪山

一个泰安人，登上了珠穆朗玛峰！这几天，泰安市民都在津津乐道范波的这次壮举，宁阳老家的两位老人也因为儿子这件事容光焕发。在人们惊叹与艳羡的目光中，42岁的范波向记者讲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，有危险，有遗憾，有欣慰，也有决绝的承诺。

采访最后，他说：“珠峰是我登的最后一座雪山……”



攀登珠峰之前



攀登珠峰之后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梁敏

晚上八点发起冲锋 滞留死亡禁区5小时

范波老家在泰安市宁阳县，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，在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。他从2014年正式开始尝试攀登5000米以上的山峰，到2016年参加严苛的corssfit训练备战8000米以上山峰，范波一步步走近“终极梦想”珠穆朗玛峰，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18日凌晨两点，范波所在的2019中国十四座珠峰（南坡）登山队出发了。

他们要从海拔5400-5900米的昆布冰川向上攀登，经过多处垂直上下的梯桥，在冰爪插入冰川所发出的“咔咔”声中，一路经过悬崖、峭壁、冰裂缝，攀登到地球之巅——珠穆朗玛峰。

这支队伍一共11名队员，6女5男。范波等人穿着厚重的高山靴，携带的热水能量胶，背负着2公斤重的氧气瓶（C3营地及以上使用）及部分其他装备一点点攀登上去。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，含氧量不足海平面1/3，气压低的令人感到头脑炸裂。

5月21日晚7点至8点半，范波与队友们分时从海拔7900米左右的C4营地出发开始“冲顶”。看似只有一千米左右的海拔高度，他们整整攀爬了一夜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终于要冲顶的时候，却遇到了严重的“堵车”。

“我们本来是早上5点左右，就到了希拉里台阶那里，按照正常的情况，如果不‘堵车’，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冲顶了，可是一等，就是两个多小时，等我们一行冲顶成功时，就到了早上7点半多了。”据范波介绍，“下撤”的时候，在那

里，他们又被“堵”了两个多小时，“一上一下，被堵了近5个小时吧。”

好在范波所在的中国登山队有惊无险，全部安然返回。

眼睛不适坚持登顶 录视频备好遗言

我问了范波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：“这么危险的极限挑战行为，出发前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？比如给家人留下一封信？”

在这次珠峰“堵车”的报道中，陆续有多位国外登山者殒命。采访前记者了解到，范波父母健在，宁阳老家和昆明还有哥哥和妹妹的两个家庭，他自己一家三口现在居住陕西西安。家中独子今年16岁。

范波很坦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不但出发前有最坏的打算，其实在冲顶前我也有最坏的打算，因为在拉练期间我的眼睛出现了视网膜出血。”

他说没有留信，本来可以留遗书，可遗书必须经过公证，所以他放弃了。“其实我爱人知道我，我在手机里录了一段小视频，告诉她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，请她坚强，帮我照顾好父母还有孩子。而且，我还在一直关注着我攀登的大学同学群里给他们说了，如果我回不来，请他们不要伤心，因为我是为追求我的梦想走的。”

虽然明知道范波已经安全回到了家中，可听他说起这些决绝的话语，记者的心里仍然有些感同身受的触动。

其实范波有过放弃的理由，在拉练的时候眼睛出了问题，范波返回加德满都检查治疗。医生要求一周后回去复

检，并建议他不要继续向高海拔攀登。

“经过五天的恢复后，我感觉眼睛好了很多，没有去复检就又飞回了大本营。那个时候的确担心自己眼睛恢复不了，但实际上效果不错，所以到了17号我还是决定继续正式攀登了。”

“正式攀登期间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觉一下自己眼睛是否好一些或恶化，幸好，至少没有恶化。”

“直到冲顶那一天（21号）晚上，要正式从C4冲顶了，我才感觉到我眼睛情况又有点变糟糕，但已经顾不上那么多，也就跟着大部队往上冲了。”

范波讲述这些的时候云淡风轻，可做出这个决定，绝不那么轻松。一方面是自己内心有些侥幸，另一方面也是此行准备良久，方方面面都已到了引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。

珠峰之上留下遗憾 但就此诀别

跟范波的对话中，记者明显感觉到他对家庭的眷恋，可这又很矛盾，因为他儿子即将读高二，学业的关键时期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再启程？

“怕年龄不饶人，所以我选择了先去攀登。”范波的回答挺简单，可后面记者才知道，其实这后面也有一些来自自己内心的、家庭的和和社会的压力与动力。

范波说这次攀登珠峰有一个遗憾：“在峰顶上我录了一个小视频，对我爱人和孩子说了一番话，可惜的是，回来后才发现风太大，完全把我说的话遮挡了……”

记者追问，还记得当初说的什么吗？

范波说：“必须记得！我当时说的是：儿子，爸爸此刻就站在珠峰顶峰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也爱妈妈，我会和妈妈一起努力，不再和你争吵，我们一起让我们的家越来越幸福。”

看得出，他的儿子正处于青春期。范波也说一度和他闹的很僵，所以才说这些话。

不过，27日晚上，范波回到家见到了儿子。“他下了晚自习我去接他，他看着我的黑脸庞笑了，还说着：‘呀，这么黑了。’其实我知道，他是看到我平安回来了开心，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。但我懂他……”

这次攀登珠峰，范波花了40多万元。以前攀登雪山也花费了不少积蓄。“只有这次，有14万元是3个同学所在单位赞助的，其他的还是家里攒的钱。”这些年妻子虽然嘴上没说过埋怨的话，可范波知道她心里不痛快。

所以，这次出发前，他对妻子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次登雪山。男人嘛，就得言出必行。”

范波不止一次说起，珠峰是自己登的最后一座雪山，以后就是想多陪家人出去走走。“或许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爱人和儿子一起去南北极。”



公告

泰安市中心医院为落实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惠民行动，自2019年6月1日起，请就诊患者携带本人身份证（急诊、儿童除外）挂号就诊。

泰安市中心医院
2019年5月24日